

友誼列車

費爾南·勒里希著



工人出版社

友 誼 列 車

費爾南·勒里希著

仲 仁譯

工 人 出 版 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是世界工聯書記處出版部總編輯費爾南·勒里希寫的。他是出席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世界工聯代表團的團員，在出席了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後，曾和其他各國工人代表團，參觀訪問了瀋陽、南京、天津、上海、杭州等許多城市和鄉村。作為資本主義國家工人的代表並且是第一次訪問中國的勒里希，忠實地報道了新中國的新面貌。

本書已經有英、法、德等各種文字的版本，它對於增進各國工人的團結和促進世界和平事業方面是有很大貢獻的。

書號：5328 開本：32 字數：54,000字

友 誼 列 車

著 者	費 爾 南 · 勒 里 希
譯 者	仲 仁
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營業許可證公字第四〇六號)
印 刷 者	工 人 日 報 社 印 刷 廠 北京北新橋駱駝胡同四號
發 行 者	新 華 書 店

1—14,086

一九五四年七月北京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具有不同社會制度的國家和平共處和
競賽是可能的。讓這些國家聚集在一起彼
此協商，讓建設來代替破壞。

讓幸福代替屠殺，清醒代替瘋狂。

郭沫若

序

費爾南·勒里希的報道，有助於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的偉大事業。他用令人信服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他把每個讀者都請到「友誼列車」裏，使你成爲二十一個國家的代表團中的一員，這些代表團在出席了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被邀請到中國各地去參觀。

勒里希是讓他的讀者去旅行。他無時無刻不在請你思索。他並不強要你接受他的意見，他只說明他所看到的一切。他的說明充滿了熱情——又怎能不充滿熱情呢？他所依據的是他的所見所聞。他在報道的時候，也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見。他就這樣以一種明快的和值得讚美的政治熱誠，對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的偉大事業作了貢獻。

費爾南·勒里希作過許多年法國總工會的戰鬥性週刊「工人生活」的總編輯，現在是世界工聯書記處出版部的總編輯。

他這第一篇重要的國際報道一定會獲得成功。我們應當感謝他，因爲他報道了世界工聯

的工作的一方面，同時也使人們對人民中國有一個更好的了解。世界工聯對於尋求新的方法來建立各國工人之間的聯系方面，是能够有所貢獻的，而我們各國工會組織很可能對這一點認識得很不夠。

費爾南·勒希是世界工聯出席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團員之一，他通過他自己的報道，說明了世界工聯並沒有充分利用這種宣傳辦法——傳播消息與進行教育的一種生動活潑的形式。

在被稱爲「西方」的國家裏，工人以外的各階層人民，也一定會讀到這篇乘着友誼列車旅行全中國的報道。

在這些國家裏，關於人民中國的讀物，人們讀到的不在少數。由於在統治階級中流行着許多有關人民中國的謠言，這些謠言自然就反映在統治階級所控制的報紙上。大批的政客、新聞記者和作家每天都隨心所欲地登上仇恨和敵意的列車，爲的是歪曲中國人民戰勝國內外壓迫者的意義。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可能僅僅出於好奇，而願意登上友誼列車去遊歷一次。

僅僅出於好奇……，也可能由於必要。因爲資產階級的「優秀人物」——他們一天比一天更不成其爲國家的優秀人物了——對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之不了解，正如他們不了解一九一七年勝利的十月革命的重大歷史意義與內涵一樣。

那些還沒有承認人民中國的人，將不得不承認這個國家。他們對於正在中國進行的巨大事業採取一種逃避的政策，但是，他們將被迫放棄這種盲目和愚蠢的政策。

中國有五億以上的人民，所有具有活動能力的人民都在進行緊張的工作，這樣一個國家是不會把她的生活與繁榮寄託於比利時國王陛下政府，甚至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政府，或是薩爾瓦多等國政府的承認之上的。

我到過中國兩次，一次在一九四九年，一次在一九五三年；根據兩次觀察所得，我自己對中國人民的印象是：他們聰明、友善、富有風趣，是令人尊敬的人民。

一位中國朋友請我注意他們正在進行的全國人口調查。他說中國人口現在已經超過了五億。他問我：也許法國政府要等到中國人口超過五億四千一百萬以後，才承認中國吧？也許法國政府認為目前中國政府公佈的數字還太小？他又問一句：「法國現在有多少人？」我回答說：「大約四千一百萬。」我們當時在天津，在從前的法租界地區。我的中國朋友立刻看出這中間的聯系；他指着一座橋說：「解放前，這座橋叫做法國橋；今天，人民把它叫做解放橋了。」

這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那些目前還和蔣介石小集團來往的政府對新中國承認與否，並不是中國人民所介

意的問題。

中國人民自己把現政府稱爲「我們的」政府。在整個中國的悠久歷史上，中國人民把政府當做是自己的政府，這還是第一次。現在他們每天都是這樣。政府的每一個措施都使他們感到政府是他們自己的，他們覺得並不需要理睬杜勒斯、皮杜爾或尼古斯之流對「我們的政府」的評論。當別人告訴他們聯合國中還坐着台灣蔣介石殘餘軍隊的代表時，他們當然會把聯合國看做一個奇怪的組織。當他們對這一切輕蔑地聳起雙肩時，人們就感到聯合國事事仰承美國是一件多麼可憐的事。因此，讓我們希望，聯合國爲了它本身的威信和在世界事務中實際發生作用，不久就會讓一個能够真正代表中國人民的中國代表團參加吧。

中國人民滿懷信心地在和平環境中生活着勞動着。他們確信自己的事業能够勝利。而且他們已經着手進行了一些偉大的事業。例如，他們要建成一種豐富的文化生活。他們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我回想起今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火車在天津停了兩小時。星期日下午的兩個小時內能够做些什麼事呢？我們到工會的文化宮去了。我們來到那裏，完全是不速之客。各文娛室裏滿是玩彈子、打乒乓球、練習唱歌和跳舞的人。整個的一所宏壯的劇場裏沒有一個空位子。但是人真正擁擠的地方却是圖書館。我們很感到驚奇。同我們在一起的中國工會領導者一點

也不會感到驚奇。使他們感到奇怪的倒是我們的驚奇——我們的很愉快的驚奇。

中國工會領導者中有一位向我證實了我們的朋友、中華全國總工會新任主席賴若愚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談到的幾件事情。工會開辦了五千一百多個圖書館；協助企業行政建立了一萬六千二百七十七所業餘文化補習學校，全國參加學習的工人有三百零八萬七千人。

那末，這個勞動人民的國家怎能在前進的道路上停下來呢？他們要逐步消滅文盲；他們要掌握技術與社會知識。他們一定會獲得勝利。他們深信，只要更好地遵照他們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英明教導去做，他們的勝利就會來得更快。讓我們向他們表示讚佩。

幾所空空無人、用來掩護一小撮傳播「西方文明」的傳教士的「特殊任務」的學校遭到封閉，梵蒂岡電台對此表示不滿，但是中國的勞動人民怎會因此而感到不安呢？

中國人民正在締造它自己的現代文明。爲了達到這個目的，他們正在研究、學習。從華盛頓到羅馬，從羅馬到馬德里，蒙昧主義者却在叫苦。但是我們爲什麼要求美國、意大利和西班牙的工人（無論他們是否天主教徒）對於目前發生的事情感到不滿呢？可以肯定的是：不管艾森豪威爾將軍、教皇庇護十二世與佛朗哥將軍怎樣，這些工人們都是會爲這件事而歡欣鼓舞的。

中國工會在這中間起着什麼作用呢？

具有最大意義的還不是工會已擁有將近一千一百萬會員這個事實。幾年之後這個數字就會顯得非常小了。

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使我認識到中國工會所達到的新的成熟水平。這次大會的重大價值在於中國工人的代表們有效地、滿懷信心地擔負起了他們使中國人民能够迅速走向一個光輝的未來的責任。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出席了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在紐約舉行的一次會議。那時正是國際工會運動遭到分裂後不久。一個在聯合國組織中擔任高級職務的英國人問我：在世界工聯執行局中還有什麼工作需要我做。

「可惜的是，」我立刻回答道，「英國職工大會和美國產業工會聯合會退出了世界工聯，但是在我們執行局裏還有一些偉大的全國性工會組織，它們對於國際問題非常積極：例如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法國總工會、意大利總工會和中華全國總工會。」

他當時對中國工會的潛在力量表示有些懷疑，我就盡力要他懂得中國工人對於他們的未來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

他不曾在一九五三年五月同乘友誼列車是一件多麼可惜的事！那些和他抱有同樣想法的

人也應該一道來一下。

今天，中國工會組織是世界上第二個最大的工會。擁有三千四百萬會員的蘇聯工會組織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工會。

中國工會現在還是世界工聯的會員組織。友誼列車就是他們組織的。

他們像全蘇工會中央理事會一樣，在國際行動上表現出了偉大的能力；蘇聯工會在這方面不斷地開闢着新的道路。

友誼列車上有許多非世界工聯會員組織的領袖，特別是印度和印度尼西亞的工會領袖。我們交換過意見。我們談到了國際工會的團結。這樣，友誼列車就漸漸變成了團結列車。

不管我們是不是世界工聯的會員，中國工人，都一樣地歡迎我們。中華全國總工會的同志們：你們在一九五三年的五月裏，用出色的方式推進了我們在亞洲國家中的團結工作。沿着這條正確的道路前進吧。

現在請讓我們和費爾南·勒里希一道去參觀偉大的人民中國吧。

路易·賽揚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日於維也納

目 錄

序·····	一
起程·····	八
你好，莫斯科！·····	九
一程又一程地走了兩整天·····	一三
曾經是世界上最窮苦的中國人民·····	一六
在紅色的土地上，長出了玫瑰花·····	一九
不平凡的列車·····	三
在新中國的街道上·····	三
新中國的農民·····	三七
一段插話·····關於印度·····	四
永定河的新歌聲·····	五

新中國的建設者·····	四
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五
休養的權利·····	五
在一個資本主義工廠裏·····	五
亞洲覺醒了·····	六
中國的婦女和青年·····	六
向文化進軍·····	七
北京大學·····	七
兩個最顯著的印象·····	八
現實是最頑強的·····	八
譯後記·····	八

序

費爾南·勒里希的報道，有助於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的偉大事業。他用令人信服的方法來達到這個目的。他把每個讀者都請到「友誼列車」裏，使你成爲二十一個國家的代表團中的一員，這些代表團在出席了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以後，被邀請到中國各地去參觀。

勒里希是讓他的讀者去旅行。他無時無刻不在請你思索。他並不強要你接受他的意見，他只說明他所看到的一切。他的說明充滿了熱情——又怎能不充滿熱情呢？他所依據的是他的所見所聞。他在報道的時候，也表示了他自己的意見。他就這樣以一種明快的和值得讚美的政治熱誠，對增進各國人民之間的友誼的偉大事業作了貢獻。

費爾南·勒里希作過許多年法國總工會的戰鬥性週刊「工人生活」的總編輯，現在是世界工聯書記處出版部的總編輯。

他這第一篇重要的國際報道一定會獲得成功。我們應當感謝他，因爲他報道了世界工聯

的工作的一方面，同時也使人們對人民中國有一個更好的了解。世界工聯對於尋求新的方法來建立各國工人之間的聯系方面，是能够有所貢獻的，而我們各國工會組織很可能對這一點認識得很不夠。

費爾南·勒希是世界工聯出席中國工會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團員之一，他通過他自己的報道，說明了世界工聯並沒有充分利用這種宣傳辦法——傳播消息與進行教育的一種生動活潑的形式。

在被稱爲「西方」的國家裏，工人以外的各階層人民，也一定會讀到這篇乘着友誼列車旅行全中國的報道。

在這些國家裏，關於人民中國的讀物，人們讀到的不在少數。由於在統治階級中流行着許多有關人民中國的謠言，這些謠言自然就反映在統治階級所控制的報紙上。大批的政客、新聞記者和作家每天都隨心所欲地登上仇恨和敵意的列車，爲的是歪曲中國人民戰勝國內外壓迫者的意義。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可能僅僅出於好奇，而願意登上友誼列車去遊歷一次。

僅僅出於好奇……，也可能由於必要。因爲資產階級的「優秀人物」——他們一天比一天更不成其爲國家的優秀人物了——對於一九四九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之不了解，正如他們不了解一九一七年勝利的十月革命的重大歷史意義與內涵一樣。

那些還沒有承認人民中國的人，將不得不承認這個國家。他們對於正在中國進行的巨大事業採取一種逃避的政策，但是，他們將被迫放棄這種盲目和愚蠢的政策。

中國有五億以上的人民，所有具有活動能力的人民都在進行緊張的工作，這樣一個國家是不會把她的生活與繁榮寄託於比利時國王陛下政府，甚至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政府，或是薩爾瓦多等國政府的承認之上的。

我到過中國兩次，一次在一九四九年，一次在一九五三年；根據兩次觀察所得，我自己對中國人民的印象是：他們聰明、友善、富有風趣，是令人尊敬的人民。

一位中國朋友請我注意他們正在進行的全國人口調查。他說中國人口現在已經超過了五億。他問我：也許法國政府要等到中國人口超過五億四千一百萬以後，才承認中國吧？也許法國政府認為目前中國政府公佈的數字還太小？他又問一句：「法國現在有多少人？」我回答說：「大約四千一百萬。」我們當時在天津，在從前的法租界地區。我的中國朋友立刻看出這中間的聯系；他指着一座橋說：「解放前，這座橋叫做法國橋；今天，人民把它叫做解放橋了。」

這是很自然的事。

因此，那些目前還和蔣介石小集團來往的政府對新中國承認與否，並不是中國人民所介

意的問題。

中國人民自己把現政府稱爲「我們的」政府。在整個中國的悠久歷史上，中國人民把政府當做是自己的政府，這還是第一次。現在他們每天都是這樣。政府的每一個措施都使他們感到政府是他們自己的，他們覺得並不需要理睬杜勒斯、皮杜爾或尼古斯之流對「我們的政府」的評論。當別人告訴他們聯合國中還坐着台灣蔣介石殘餘軍隊的代表時，他們當然會把聯合國看做一個奇怪的組織。當他們對這一切輕蔑地聳起雙肩時，人們就感到聯合國事事仰承美國是一件多麼可憐的事。因此，讓我們希望，聯合國爲了它本身的威信和在世界事務中實際發生作用，不久就會讓一個能够真正代表中國人民的中國代表團參加吧。

中國人民滿懷信心地在和平環境中生活着勞動着。他們確信自己的事業能够勝利。而且他們已經着手進行了一些偉大的事業。例如，他們要建成一種豐富的文化生活。他們已經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

我回想起今年五月三十一日。我們的火車在天津停了兩小時。星期日下午的兩個小時內能够做些什麼事呢？我們到工會的文化宮去了。我們來到那裏，完全是不速之客。各文娛室裏滿是玩彈子、打乒乓球、練習唱歌和跳舞的人。整個的一所宏壯的劇場裏沒有一個空位子。但是人真正擁擠的地方却是圖書館。我們很感到驚奇。同我們在一起的中國工會領導者一點